# 全唐文/卷09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燈賦

日杲而朝隮，月朧而宵出。稟純陽而合彩，體沈陰而盈質。照未被於覆盆，光豈周於暗室。顧茲燈之煥炫，保譙光於自薦。推九華於洞房，攢百枝於複殿。嗟微瑣之陋質，侍君子之高宴。光逶迤於舞袖，影朦朧於歌扇。絲竹夜響，綺羅春絢。玉階星列，金釭花遍。至若上客將歡，中樽未闌，吐氤氳於玉宇，流豔溢於金盤。雜行月而浮桂，乘流風而泛蘭。瑟韻喧兮逾炳，更籌深兮轉寒。覺離筵之闐寂，知別恨之良難。

別有蕩子遼水，賤妾空閨，掩錦屏而綿歎，下羅幔而長啼。既嬋娟於永夕，亦委鬱於孤棲。花伴妝而共落，煙繞思而俱迷。況複古人處否，通道居幽。門庭闐寂，景物清秋。憤書劍之無託，意年華之不留。抱枯簡以銳想，對寒燈而足愁。及其遇曉韜暉，乘昏吐耀。明以利物，光非自照。希助美於太陽，豈聯暉於庭燎？雖寓詞於感物，終有類於體要。

對九日登高墜腳判

〈楊甲九月九日登高，墜腳致跛。乙告為不孝，科不應為。〉

楊甲溺誌妙賞，開襟季月。探幽仙術，既播美於銷災；嘖彼禮經，複傳芳於作賦。萸房辟惡，插鬢徒存。菊花泛樽，傷足旋及。下堂之懼，空負子春之懷；登階與言，方貽婦人之笑。窮其孝道，雖則致於毀傷；校彼刑章，豈有涉於情故？乙誠妄告，甲乃無辜。輒賜片言，能符至理。

對澤中得堇判

〈王祖母饑病，立冬，劉公孫因澤中取土，得堇粟遺之。後有火過於西鄰。鄰告雲妖。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。〉

元象凝邈，群品必具。沈潛昭著，眾感無隱。懿哉公孫！躬履節養。悼彼祖母，纏饑疾。心乎謂何？天亦明視。驗粟有殊於籬下，泣堇終同乎澤中。可謂嗣德劉殷，追蹤李密。激芳塵於西蜀，藹嘉聲於東晉。霜竹擢筍，自可包羞；冰魚振鱗，頗亦慚德。第如蔡順伏柩，劉昆叩頭。驚風由其蓄緒，洪焱為之卷焰。精誠所致，緼素備列。嗟乎至孝！孤其善鄰。所司科妖，將涉厚誣之酷；明使旌異，深符清德之美。

鄉老獻賢能書賦（以「行藝昭洽，可升王庭」為韻）

至哉求士之方，稽彼側陋，書乎善良。備采擇於鄉老，爰升薦於天王。乃曰行之，實藝之長。可謂舉不逾等，信乎幽而有芳。用之則行，豈遐方之係滯；時不可失，逢昭代之明揚。於是申眾寡稱旗章，播唐風而靡闕，同周制而有常。操簡兢兢，願獻岩廊之器；率徒濟濟，從禮義之鄉。佐理之源，匡時之盛，可以榮鄉黨，可以輔國政，豈徒稱藝能、褒德行而已？亦以示尊寵、尚賢能，再拜之儀設，五物之禮興。俾地官而是載，命天府而爰登。膺選以行，豈黃冠而是阻？策名之後，見青雲而可升。所謂納芻蕘拔淹滯，或端莊而果行，或踴躍而負藝。聞善必舉，誠哉不過其辭；惟賢是求，豈曰後難為繼。

是以臻彼道德，致乎雲霄。多士如流，可閱一編之上；群才是選，寧辭萬里之遙。矧物類之鹹若，在皇明之孔昭。考鄉閭之中，既已為善；顧周行之內，無愧嘉招。原夫進以守法，明乎化洽，庶所以觀士，無取乎徹甲。方今搜賢鄉黨，致理國經，具名氏於尺牘，先貢獻於彤庭。隨籍而來，先容必假於垂白；進善以致，克己自期乎拾青。士有其心徒堅，其誠未果。道寧忘於光大，藝必慚乎微瑣。沈潛下國，隨鄉書而計偕；希望榮名，在王庭之試可。

對越關判

〈越度關，府欲科罪。稱告「急切不暇請公文」。〉

王者置關，是為巨防。所以察出入，驗符繻。故終軍入秦，棄之以擊節；臧文相魯，廢之而受嫌。彼何人斯？輒此逾越。稱急切之利往，冀刑章而免科。當今烽堠無虞，蠻貊

請職，荒徼不聞於擊柝，私室寧容於度關？請科罔上之人，用杜憑虛之說。

信及豚魚賦（以「聖朝道孚微隱」為韻）

皇帝奉天心，執人柄。自毛群之賤品，及水族之微命，鹹安其生，各遂其性。小既化矣，諒庶物以知歸；大亦宜然，由一人之有慶。允所謂法中孚以立極，體渙汗而施令。其信也符天之不言，其德也與道際其聖。徒觀其行藏出處，安逸逍遙。時乃上冰，且不爽於春候；時乃登俎，幸見錄於清朝。何政令之不誠？何性命而不保？清瀾自適，則樂我深泉；行葦不傷，則樂我豐草。趨時者保去留之性，默處者契雍熙之道。

懿夫堯之為理，行路皆如。此《易》之取象，葉義必同塗。物苟在微，則豈唯豚爾；類苟在隱，則何必魚乎？可謂德侔造化，道泯虛無。無遠不均，將由夫大而不約；何幽未及，詎同彼小且未孚？穆穆巍巍，我後垂衣，域已臻於仁壽，信乃及於賤微。恣彼噞喁，在安流而長逸；睹其膚革，與至道而俱肥。斯可以見聖皇軌物，誠理是非，奚獨龜龍假而表瑞，麟鳳降而增輝而已哉！士有象既得而言欲忘，信已誠而行庸謹，安貞誓於耄期，慎獨稟乎齠齔？觀光上國，感豚魚之以孚；願仕清朝，匪岩穴之可隱。

秋露如珠賦（以「涼風變節，凝露可觀」為韻）

風入秋而方勁，露如珠而正團，映蟾輝而回列，疑蚌剖而俱攢。綴別葉之中，時翻的的；轉衰荷之上，微振珊珊。虛靜內瑩，圓明外寒，且驗目前之美，何殊掌上而觀。懿夫寓物成規，效微應節，含綠葵而結綠方麗，耀黃菊而中黃轉澈。落蒹葭之浦，誠媚川而可移；泫庭宇之間，雜照廡而何別？所以未逢朝溘，還著夜光。當助海而為深，功雖至薄；蒙沈泉之是棄，德且非涼。比蟬飲之為狀，與蛇銜而允臧。發澤之道素昭，結霜之儀漸露，鹹欣遐被之德，寧起暗投之怒。遙瑩空際，思縹緲之金莖；散照林中，謂璀璨之瓊樹。宛轉無窮，精明有融，乍見紅蘭之內，如尋赤水之中。稍迷逕蔓，偏入園叢，每秘彩於晝景，何流形於夜風？時也草始化螢，星逾流火，葉物候而增美，信晶熒而必果。想遊女於水上，訝鮫人之淚墮，降自天而任彼無私，照於乘而孰雲不可？湛湛方積，累累正凝，彌增皓鶴之警，不憚驪龍之興。遠睇平蕪，俛首而鮮苗益潤；俯觀朝藿，傾心而靈液是承。

嗟乎！彼以少而為貴，此以多而豈賤？遇沾衣而未化，如被褐而初見。其克好以員來，孰若順陰而適變。

對主司徵算探卵窺鄰判

〈得主司徵算，癸訴未冠。又毋邶三兒，登木探卵，鄰人以窺見室家，遂縛之。〉

輕徭賦則人安，不覆巢則鳳集。有司徵算，誠遠符於漢主；毋邶探卵，斯近慕於晉臣。癸且有詞，實庸人之告訴；邶為無賴，何小子之猖狂！若國用耗虛，自七歲而宜算；宅居鄰裏，思一顧而便窺。亦何限於冠年？須發怒於登木。況為無事，詎藉稅錢之斂；既幼而小，何處望風之責。甲宜釋放，癸請不徵。

對惰農判

（甲有田不耕，被罰三夫稅，粟以質劑致人。甲告旅師施惠散利。法司科旅師罪，不伏。）

三推貽訓，昭賁於天田；萬井開規，發揮於地利。故五稼庭碩，成厚下之道，四甿阜滋，得奉上之績。甲圭衡賤彙，農保浮生。青郭無起伏之田，綠野有菑畬之地。爰稽版籍，舊列郊封。匪蠶而衣，著於前誡；不耕而食，豈免後科！且甲異嗇夫，師非田畯。瞻惟惰窳，不勤百亩之勞；空致質劑，未捨三夫之稅。訟旅師之散利，以避罰而尤人。美（疑）合券以免科，終飾非而為已。眷茲甲罪，宜峻刑章。惟彼旅師，請從寬典。

韋公厥智誠峒序

直上千萬仞，周圍數十裏，昂焉若嵩岱之奇形，隱焉若蓬壺之雅趣。丹梯磊落，絢五色之彩霞；元峒幽虛，吐四時之嵐氣。懸崖墜石，有群羊伏虎之形；激澗翻波，若排鴉捕蛇之勢。幽溪修阻，絕岸崢嶸，蘆莽森羅，嘉禾充刃。韋使君性該武禁，藝博文樞，窺禍福於未萌，察安危於無像。往以釁起蕭牆，變生肘腋，處茲險奧，爰創州台，位列班曹，砥平繩直。周圍四面，悉用雕鐫；絕壁千尋，宜皆刊刻。前臨沃壤，黍稷與稻秫芬芳；後通崇隅，嵐氣與翠微隱映。澄江東逝，波開羅錦之花；林麓西屯，樹擁長青之葉。遠山近水，匪暴客之咽喉；澗戶湯池，豈奸雄之鼓吹？冤蹤退散，怨跡沈埋，同氣之誼日隆，手足之情元厚。豈不載名山之景祐，沐靈嶽之洪休，危而為安，禍而為福。聊鐫翠岱，謹述徽猷。

金鏡賦（以「聖人握之，以臨天下」為韻）

大哉唐之為盛，授寶曆兮握金鏡，禦乾符兮秉坤政，順四時以立法，侔上帝而作聖。其德維新，其照惟均。金也者，取剛克以成質。鏡也者，取清明之在身。染之無汙，磨而不磷，守清淨以自立，形大小而各陳。是故傅咸擬之於良史，莊氏比之於至人。懿夫不鼓不鑄，匪雕匪斫。堅貞為義，同匪石以居心；溥博其功，異明珠之在握。見而後信，動必先覺，細察毫芒，遠包海嶽。處明難疲，居昏不濁，含清輝於寂默，體元化以希夷。有以取象，無得可持，雖每分於動息，終不混於妍媸。斯實百王之道也！可與三光而揭之。原夫司契之君，端拱而理，北辰定位，南面恭已。惟其道之有孚，必心鏡之為始，何彊名於此意？嘗試言其所以。豈非體合衝漠，功優照臨，苟遇物而必覽，信緣情之所任。皎皎團月，既昏曉而常潔；沈沈精彩，豈塵垢之能侵。作此鏡焉，生於化權，無形象以留賞，有光華而克全。清明象水，廣大配天。討之不窮，隨五行而往復；韜之無際，假六氣以周旋。則知守寶者持之罔舍，於以宣化源，統天下，如是三皇之與五帝，較我德之殊寡。

朱草合朔賦

縣官執大法，闡大猷，道惟行遠，化必通幽。彼朱草以合朔，示皇天之降休。月始而生，用資乎陰騭；月虧而落，事契夫冥搜。其於作候，靡或不由。乃知天罔私親，神惟輔德，苟明智之有務，必冥報而無忒。或產水涯，或生岩側，布赤葉之蒨練，挺朱柯之翕。既周複而莫窮，與乾坤而不極，誰究其義，吾知其為。美一人之化洽，俾萬國而澤被。由是節候不疑，生榮以時，依天聽以葉祉，順月魄以呈姿。朔告合焉，表皇化之無異；草名朱也，比丹心兮自持。較瑞不慚於蓂莢，稱珍豈讓夫靈芝。觀其光彩妍媚，文理密致。資亭毒以榮落，以神祇之奧秘。三五之前，逐蟾光以潛長；二八之後，與桂華而暗墜。匪權量之能侔，將漏刻而齊致。其氣芬芳，其色焜煌，聖帝攸感，靈仙是常。何纖芥之微物，遇休明而效祥，諒君恩之克播，致天意之溥將。可以同規日月，共貫陰陽，豈止漬元醴變金漿而已哉？懿夫分莖灼爍，擢穎超遙。候朔自呈，詎比夫偶陽而動；既望斯隕，寧同乎見見曰消？幽元不測，神化孔昭。自然澤浸有截，化行無外，三光並明，兩儀交泰。於靈草以配曆，冠古今而為大。

對舉人據地判

〈潁州常居，於本屬舉。刺史問所能，乃據地而言。刺史將為奇才，寮吏為詞色倨傲，

不堪獎仰處分。〉

常居汝潁奇才，邱園高士。幹進二千石，自謂五百年。陳思王之藝能，惟聞自舉；馬相如之文藻，故且先容。蓄銳門庭，審屠龍之已就；露才州府，望維駒之有期。舉善進賢，英翹是務；負才任氣，倨傲何傷？計吏猶揖司空，處士何卑刺史！或是棲遲之侶，禮律未閑；流宕之夫，拘檢不足。取優退劣，赦過舉賢，庶以為宜，未敢懸定。

謝兄除官表

臣某言：伏奉某月日恩制，授臣兄前湖南觀察判官、侍御史、內供奉賜緋魚袋國子監博士。雨露殊私，忽霑微賤；儒雅盛職，光寵衰門。承命震驚，感恩躍踴。

臣聞聖王勸學，庠序為本。故堯命後夔典樂，以教胄子；周立師氏，以教三德，漢制博士，以教五經。曆考學校之官，蓋今博士之任，用人之選，非賢莫居。臣兄幸遇昌時，守臣之訓，孤貧好學，以傳家業。而聖代推恩，遂及兄弟，位登五品，光賁一門。感鶺鴒之詩，增友悌之愛；齒羔雁之序，愧荀陳之才。況臣受任方隅，莫申涓效，寵榮薦及，灰粉難酬，誓期殺身，以酬萬一。無任感戴隕越之至。

對括州貢士判

〈括州（括州即括蒼也。大曆十四年改為處州）申貢士少。〉

諸侯列土，貢士有差。稱彼地靈，登之天府，括州水鄉遐服，台嶺仙區。梓漆標材，幾馳聲於俊造；竹箭為美，亦飛譽於東南。頃以充賦上京，頗規前古。在褒帷而未失，何直繩之見欺？然則國家獵異搜奇，招弓頓網。移鄧林之茂樹，接影槐庭；掩澤國之瑰材，連芳芸閣。既惟新而制典，何昔禮之雲稱？廉使此推，蓋申期憲。州將雖拒，有昧隨書。

對所知哭寢門判

〈太史令緒所知亡，哭於寢門之外。告違禮。〉

歲月驚過，人生若浮，棲露不居，空嗟溘死。截飆易往，共盡何言！令緒歎交臂之無依，恨同心而遽失。瞻九原而長想，白日何年；撫三益而傷魂，青松上月。雖墳未宿草，而

室無其人，同宿　（疑）之奄終，類一哀而出涕。寢門興慟，未見其容；外野申悲，嚐聞斯旨。致哭雖稱失位，寧戚亦著前聞。禮貴因情，夫何推究！

昭文不鼓琴賦

息弦軫兮，大樸元同，忘琴音兮，至人守中。道不緣情，則去聲而外寂；德惟抱素，故含和而內融。於是見高士之心，出常人之境，其養貴默，其伎尚靜。及卷懷而克順，反不鼓而是逞。蘊藝如何，元德靡他，知迷則達，用晦實多。虛張不彈，俾指節而交暢；全聲入妙，吻心曲而同和。且人心靜為常，琴心虛為主，將寧體於道樞，亦寧器於德宇。懷之無故，常寂響而有餘；用之則虧，乃含音而莫吐。故自適於胸臆，亦何用於角羽，顏子所以如愚，昭文由是不鼓。近情好樂，尚德養空。罷奏南音，悟人間之客寄；不操三峽，體山下之泉蒙。斯懷柔之古者，竟生白於仙宮。

夫動極則靜，音繁不複，守樸外真，含虛內肅。施弦罔舉，則見素而如絲；沈聲莫發，乃繁根而猶木。因雅韻而不奏，識道情之所蓄。此則恬然誰與？寂爾自耽，希夷既造，妙理難探。栗裏無弦，淵明則矯，王門碎質，安道更慚。是以飾外者貴其體備，厚內者尚其包含。於戲！琴心懸解，幽響何答？於以閑和，於以虛納。十指攸措，鹹制動而是宜；五音知常，各處寂而不雜。故琴默而美昭，信仁靜而道合。

謙受益賦（以「君子立身，謙德之柄」為韻）

執勞謙者，可以為天下君；習撝謙者，可以為天下勳。在《易》也有自牧之義，於《書》也有受益之文。行己立身，而道自著，御人率衆，而德有云。在上則騰茂實，居下則播令聞，亦足以化乎四表，而行乎三軍。若乃天地之義，鬼神之理，或禍其滿盈，或福其廉恥。故執羔雁而行者，得之而益貴；秉耒耜之列者，得之而易使。在臣下之尚然，況繼天而為子。是以敷之而化行，執之而教立，被車書之所至，泚雨露之所及。故能邇無不洽，遠無不賓，豈不以言出乎口，行發乎身，求之於已，加之於人者也。

夫心者難備，物者難兼，故先王所以戒慎，往哲所以崇謙。不然者，宣子何以稱賢？太伯何以為德？書三讓之策文，作千古之程式。其執謙也，必在乎合宜；其在卑也，亦存乎隨時。過之者俯而就矣。不至者跂而及之，無貽誚於巽床之義，無見刺於《相鼠》之詩。惟木兮從繩則正，惟後兮從謙則聖，雖不富於其鄰，而有助於為政。理於身也，合仁義之五常；理於國也，則文武之二柄。宜播美於筆端，傳謙德之雅詠。

## 棋賦

奇謀入妙，巧思參元，雖一枰之可美，起三隅而邈然，似將軍之出塞，若猛士之臨邊。及其進也，則鳥集雲布，陣合兵連，或參差而易決，或齟齬而難便。開馬眼以防後，張虎口而遮前，磊磊似玉石之相飾，粲粲若眾星之麗天。爾其深思遠慮，知白守黑，以仁義為反道，用詭譎為明德。或意在東南，而偽擊西北，類行藏之通變，同陰陽之不測。於是且侵且戰，不恃不平，雁行絡繹，魚陣縱橫。寧扶危以救死，不貪敗以喪生。或偏攻於略地，或專命於用兵，或轆轤以成劫，或宛轉而入征。雖勞形而竭思，固難得以言名。及夫雌雄有決，疑多勝寡，思悠揚而不定，氣沈吟而未下。名不可竊，智不可假。千慮萬計，複何為者？行必量力，動則相時，其措意也屢巧，其適變也多姿。既得之者榮，失之者辱，此餘而未已，彼懷而詎足。馳神不竭，應運無窮，勢出心外，命懸手中。圍初開而複閉，路欲塞而還通，伊仁智之可玩，豈造化之為功。使夫離婁喪睛，隸首迷術，公子罷宴而驚視，樵客入山而忘出。

## 對假求官判

〈乙詐假求官。科其罪。訴雲求而未得，詐偽。〉

為官擇人，聿求俊乂，強學幹祿，必正科名。彼乙伊何，不求諸己。射宮明試，無聞六義之能；藻鏡掄材，將亂九流之序。況今唐虞禦極，才子在官，王裴持衡，至公選士。方聽得賢之頌，寧容詐假之辜？顧三面而（闕）斯宅。既稱未得，須議減論。

## 十六湯品

第一得一湯。火績已儲，水性乃盡，如鬥中米，如稱上魚。高低適平，無過不及，為度蓋一，而不偏雜者也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湯得一可建湯勳。

第二嬰湯。薪火方交，水釜才熾，急取旋傾。若嬰兒之未孩，欲責壯夫之事，難以哉！

第三百壽湯。人過百息，水逾十沸，或以話阻，或以事廢，始取用之，湯已失性矣！敢問皤鬢蒼顏之大老，還可執弓抹矢以取中乎？還可雄登闊步以邁遠乎？

第四中湯。亦見夫鼓琴者也，聲合中則失妙；亦見磨墨者也，力合中則失濃。聲有緩急則琴亡，力有緩急則墨喪，注湯有緩急則茶敗。欲湯之中，臂任其責。

第五斷脈湯。茶已就膏，宜以造化成其形，若手顫臂觶，惟恐其深。瓶觜之端，若存若亡，湯不順通，故茶不勻粹。是猶人之百脈，氣血斷續，欲壽奚苟，惡斃宜逃。

第六大壯湯。力士之把針，耕夫之握管，所以不能成功者，傷於粗也。且一甌之茗，多不二錢，茗盞量合，宜下湯不過六分。萬一快瀉而深積之，茶安在哉？

第七富貴湯。以金銀為湯器，惟富貴者具焉！所以榮功建湯，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。湯器之不可舍金銀，猶琴之不可舍桐，墨之不可舍膠。

第八秀碧湯。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。琢以為器，秀猶在焉。其湯不良，未之有也。

第九壓一湯。貴欠金銀，賤惡銅鐵，則瓷瓶有足取焉。幽士逸夫，品色尤宜。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？然勿與誇珍衒豪臭公子道。

第十纏口湯。猥人俗輩，煉水之器，豈暇深擇銅鐵鉛錫，取熟而已。是湯也腥苦且澀，飲之逾時，惡氣纏口而不得去。

第十一減價湯。無油之瓦，滲水而有土氣，雖禦胯宸緘，且將敗德銷聲。諺曰：「茶瓶用瓦，如乘折腳駿登高。」好事者幸誌之。

第十二法律湯。凡木可以煮湯，不獨炭也。惟沃茶之湯，非炭不可。在茶家亦有法律，水忌停，薪忌薰。犯律逾法，湯乖則茶殆矣！

第十三一麵湯。或柴中之麩火，或焚餘之虛炭，木體雖盡，而性且浮。性浮則湯有終嫩之嫌。炭則不然，實湯之友。

第十四宵人湯。茶本靈草，觸之則敗。糞火雖熱，惡性未盡，作湯泛茶，減耗香味。

第十五賊湯。竹篠樹梢，風日乾之，然鼎附瓶，頗甚快意。然體性虛薄，無中和之氣，為茶之殘賊也。

第十六魔湯。調茶在湯之淑慝，而湯最惡煙。燃柴一枝，濃煙蔽室，又安有湯耶？苟用此湯，又安有茶耶？所以為大魔。

對造帳籍判

〈戶部符下諸州，令造帳籍。州司以百姓艱辛，人未歸複，請待兵散後造。省司不許云：「人為國本，賦在均平，戶若不知，軍何取給？」〉

國之彝倫，資於版籍，儻或廢闕，是長奸回。頃者寰海微波，編戶失業，榆暫別，蓬篷無歸。聖朝提象握符，再造區夏，矜百姓之流蕩，廢三年之典故。且量地出稅，據丁授田，法在畫一，事宜經久。永言州府，恤此疲人，曾無革弊之規，徒徇隨時之義。昔漢朝倉卒，猶或先收；今盛代升平，寧容後造？徂賦所係，不可憑虛；豪右主藏，須從摭實。欲施小惠，亂我大猷，人有憚於暫勞，國遂忘於固本。州司所見，頗昧通途，爰扣兩端，敢申獨見。

對鑿井獲鏡判

鑿井得古鏡，不送官司。鄰告違法。

乙也鑿井通墳，而獲古鏡。抱春銅之色，涵明月之輝，罷照秦樓，未懸溫室。玉女窺而不倦，仙人磨而益明，異龐儉之得銅，殊宣尼之對缶。既曰奇觀，理合歸官。雖隱則有愆，刑故無捨；然物非古跡，事或可矜。請更詳審，方可裁斷。

對知謀判

〈甲為邊將，私布渠答，仍減防兵。御史糾其傷財惰職。詞云：「既禦邊寇，複息邊人。輒欲論功，不敢當罪。」〉

敦陣整旅，必務成師，正合奇勝，亦資制敵。苟取強於技擊，豈見貴於軍旅？惟甲推轂總戎，請纓為將。仲升投筆，方期燕頷之封；馮緄發笥，且得蛇文之兆。於是間途伺敵，減戍恤人，渠答爰施，踐更斯遣。賦晉臣之一鼓，俾困疾黎；削漢卒之伍符，佇歌杕杜。虜塵坐清於芃野，公問寧候於瓜期，誠可論功，孰宜書罪？且如器械為費，用不假於千

金；士卒護休，功乃逾於三捷。止戈若稱惰職，棄甲何所論刑？執簡是科，失言斯甚！雖疾惡為事，叔孫誠得於指楹；而見善則遷，子夏自宜於投杖。舍而勿問，斯則為然。

對玉節判

〈癸盜玉節，幹（疑）諸其家。科盜罪不伏。〉

符璽出入，惟帝之命，節傳迓送，有國之恒。寶山圖獸，知林木之多虞；澤國用龍，取江海之安浸。飾之玉者，惟人所持。萬里無塵，寢於廟堂之上；四郊多壘，行於軍陣之間。癸何人斯？不率而盜。子卿漢朝之勇將，擁節不移；無忌魏國之名臣，竊符加罪。彼己之子，曾不是思。藪之萑蒲，尚聞攻伐；邦之旌節，安可穿窬？請歸義於鈞金，庶無嘩於束矢。

駕幸太學賦（以「人安國泰，大播儒風」為韻）

皇帝念儒林之繁會，當天地之交泰，降萬乘以爰來，使八方而咸賴。視其鼓篋之地，文在其中；禮於釋菜之庭，化行乎外。睿想難踰，精搜典謨，屬車連延，輾御陌而後入；翠華容裔，向文囿以前驅。臺觀惟新，牆垣盡飾，宗伯禮賢以蒇事，司成執經而奉職。端冕旒而彩仗初立，始駐六龍；發聲教而翠華未旋，以行萬國。整衣裳之楚楚，習威儀之翼翼，入門而冠劍陸離，布位而貂蟬逼側。若乃展先師之禮，示後進之人，張國容以貴道，闡文教以尊神。升夫子之堂，所謂以德行；行周公之禮，豈可不躬親？不然者，何以自謙於至聖，而親饗於陪臣哉？

是以講學斯陳，德音遠播，念月將而日就，各呈材而切磋。龍顏不遠，顧探索之惟勤；天步下臨，曷斯須之敢惰？雲布星攢，周回可觀。彼儒風之習習，資睿思以安安。頤指於學海儒林，自因澤及；目擊乎雄詞麗藻，誰謂才難？恩下育而冬暖，命遐宣而晝寒。濟時以勤學為先，居上以易俗稱大，俾惰遊者咸思於經籍，好勇者亦高其冠帶。既而宣化畢，盛禮終，繳素志，播皇風，轉龍旂於祥煙之表，返鑾輅於瑞氣之中。盛矣哉！載筆之史，不紀乎教化之宮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